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2.021

景观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刷屏入迷现象透视与化解

王莹莹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大学生“刷屏入迷”已成为客观现实镜像,媒介景观以吸引人的图像、声音、复杂叙事情境等可视的景象致使大学生刷屏欲罢不能。应用居伊·德波提出的“景观”理论透视大学生“刷屏入迷”行为的原因囊括资本裹挟文化下的上瘾工业、景观中精心打造的上瘾步骤、景观虚拟场域里的“仿真”社会、算法推荐下信息茧房的暴风吸入等层层进路。此种行为逐渐在无形中束缚大学生正确价值理念的生成、消解当代大学生的价值信仰、致使大学生习惯浅表思考。为此,从三重维度给予化解路径,即培养大学生审辨思维能力,明晰景观刷屏本质;引导大学生思辨刷屏价值,重塑受众主体地位;引领大学生超越屏幕框架,构建现实本真生活。

关键词:景观理论;大学生刷屏入迷;现象透视;化解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2-0118-06

Understanding and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College Students' Enchantment with Internet Surfing on Smart Devic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Theory

WANG Yingyi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 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enchantment with internet surfing has become a general reality, and the media landscape irresistibly attracts college students to its images, sounds, complex visual narrative and other scenes. Using Guy Debo's "landscape theo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college students' enchantment behavior, we discover that they include the addictive industry fashioned by a capital-abducted culture, the carefully crafted addictive steps in the landscape, the "simulated" society in the virtual landscape field, and the algorithm-recommended information cocoons' cyclone-style sucking. Such a behavior gradually restricts college students' development of correct values, dissolves their value belief systems, and turns them into "a motley crowd" of superficial thinking.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to develop college students' judging and thinking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internet surfing,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judge the value of internet surfing so as to reassert their dominant status, and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go beyond the screen frame to build their real life.

Keywords: landscape theory; college students; enchantment with internet surfing; resolution

20 个世纪 60 年代,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名篇中首次提出“景观”社会的这一范畴,他揭示“景观”社会是进入视觉文化时代的主导性本质。在大众传媒日渐发展的今天,“景观”几乎融入了人类的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景观作为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为人们所熟知。伴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与网络传媒的普及,相对于传统的纸质、口头式的传播方式,大学生常常借助

镶嵌于图像、视频、音频等可视性的媒介景观获得信息,可以说,媒体代替了大学生看世界的眼睛。在刷新屏幕获得信息,享受刷屏到来的便捷时,当代大学生也可能沉迷其中导致“刷屏入迷”,给使用者带来危害。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从新理论和新视角来分析大学生“刷屏入迷”的新现象成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题。

收稿日期:2021-01-09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改革“择优推广”(SZTSJH2019-3-4);安徽省高校 2019 年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19KFKC029)。

作者简介:王莹莹(1994—),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一、景观理论的基本内涵

1967年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著作《景观社会》中首次提出景观(Spectacle)概念。景观原本是一个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范畴,而德波将其上升为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在书中,德波认为“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1]。景观社会通过无所不在的媒介影响催生受众虚假的消费欲望,进而隐秘地控制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景观被认为是“一种被展示出来的可视的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2],这种“景象”常常通过现代技术呈现兼具深度视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场景和影像,在追求感性娱乐的氛围下,人们被深深吸引。基于上述关于德波对于“景观”的解读,我们将景观的概念做如下理解:景观是指随着资本逐利的不断发展壮大,以现代网络技术为手段,利用移动终端设备,制造和操纵贴近大众生活的可视化的符号、表象和情境,无形中支配和控制多数人的一种社会文化模式。

当下智能手机、电脑、Ipad等刷屏移动终端设备大量普及和被广泛使用,有调查表明,90.5%的学生表示每天使用手机超过4小时,所有大学生都表示曾在课堂上使用手机,其中高达56.90%和73.18%的同学分别在非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等上课时间倾向于使用手机在线聊天和休闲娱乐^[3]。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用移动终端设备在线学习已成为必然趋势。而与此同时调查发现,相对于疫情前,疫情中大学生对移动智能设备中的微博和游戏等依赖性也明显增强^[4]。毋庸置疑,手机等设备已成为信息化时代大学生学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变革,大学生已陷入虚拟符号和景观世界之中。刷屏设备以其便利性、即时性等特点给生活带来许多益处的同时,手机依赖、过度刷屏以及衍生出的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

网络文化景观已经渗透到大学生的方方面面,“刷屏入迷”成了当今时代大学生的客观镜像。“景观以吸引人的图像、声音、复杂叙事情境和现场塑性的享乐诱惑,紧紧抓住听众、观众和消费者,以建构一个无意识层面被感动、被吸引和被诱惑的主观伪构建以及建构日常生活的伪场景存在”^[5],在景观迷入中,这种文化模式垄断了大学生学习之外甚

至包括学习的大部分时间,成为“现实社会非现实的核心”^{[6]3-4}。更准确地说,景观成为其“主导性的生活模式”。大学生在欲罢不能的“刷屏入迷”下,无所不在的媒介影像也给它带来潜移默化的危害。

二、景观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刷屏入迷的四层进路透视

当代社会的控制力量已非赤裸裸的政治强制或经济手段,而是文化意识形态的专制。从景观生活到日常生活,隐形的控制才是最深远的钳制。在对网络景观的狂热追捧中,大学生也丧失在自我和现实的重重迷雾中。基于景观理论去分析大学生“刷屏入迷”,深刻剖析该现象的层层进路,更有助于我们去提出解决对策。

(一)不谋而合:资本裹挟文化下的上瘾工业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运转的策略和方法,而德波则揭示了资本借助媒介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控制。他认为景观是资本在运作中控制社会的高级手法,资本家则是幕后操纵的黑手,他们制造着当今全部社会生活的景观性演出,在精心设计并广泛传播的景观里,大众就像陀螺一般被景观支配着自身的日常生活。大学生“刷屏入迷”就是资本操纵文化产业的一个实例。根据中国互联网中心(CNNIC)2020年6月发布的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已达9.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7.0%,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到9.32亿,网民使用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9.2%^[5]。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新兴媒体犹如雨后春笋般涌入大众生活。互联网技术的革新崛起,在孕育出了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存在形式时,也形成资本家制造的网络虚拟世界文化狂欢和精神盛宴。网络IP在制造影像景观时,没有了客观、中性的态度,而是代表着资本的利益。资本家鲜少关注大学生的尊严、自由、发展,而只关注资本增值、利益、赚钱的需要。在这之中,资本的增值性被景观五彩斑斓的色彩所掩盖,大众的通俗娱乐趣味裹挟着网络文化商品市场的走向,“景观”成为科技发展的体现,人们误将技术理性当作正确的价值法则。有趣景观充斥于大学生的眼界,广告主导了日常生活,影像占据了受众的灵魂,在无孔不入的媒介景观下,从事景观生产的资本家高调宣扬着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统治”和“奴役”。不可否认,当今社会让人上瘾的“诱饵”无所不在,“通过审查而展现的景观,也必然是现存体制合法性的同谋”^[8],这无不呼唤着我们以正确、科学的理想信念改革“成瘾”体制,与资本主导的“成瘾工业”进行

抗争。

(二) 投其所好:景观中精心打造的上瘾步骤

德波指出,资本操纵主要通过影像生产和消费实现,在影像的麻痹作用下,触觉被最大限度地淡化,视觉成为人们感知世界的基本途径,景观生产“统治和奴役”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其一,媒介景观中设置的诱人目标。德波在书中揭示了景观体系的特点:“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61],这样的视域和资本逻辑下,表象“目标”也不请自来“拜访”。当我们在打开某个视频软件,系统会提醒我们刷十个视频即领取红包或者换取某项福利。当打开某销售直播时,系统会弹出“点赞十万即可换得无门槛优惠券”,而这些目标的聚集整合,助长了受众上瘾般的参与,更可怕的是,一个目标的挫败又会浮出追求下一个目标的欲望。其二,媒介景观中无法预知的主动反馈。现今很多软件用闪烁的动态表情和恰到好处的音乐给予受众积极的反馈。比如网络游戏中当你完成某项操作时,系统会出现“单杀”“双杀”“大满贯”的语音激励,而屏幕上也会弹出你的“战果”。如当你在给别人“砍价”“转发”时系统也会提醒你“只需动手转发即可拥有”的行为激励。这样的“差一点就赢了”的积极反馈让人不自觉地落入资本设计的景观陷阱中。其三,媒介景观中渐进式、毫不费力的取胜。当今时代很多游戏或者手机 APP 的推广都会专门应用“新用户有礼”“新手大礼包”等首个环节,专门吸引新用户新玩家,同时游戏门槛普遍降低了过关难度,比如“王者荣耀”“开心消消乐”,而这样的程序设置极易让首次玩家感受到自己毫不费力取胜,更愿进一步畅玩。其四,媒介景观中升级的挑战。就像双十一前期的淘宝全民“开火车”瓜分五亿活动,火车的逐渐升级需要不断浏览系统所指定的店铺、商品、小程序。这样的活动设置让参与群体尤其是大学生一直处于升级挑战之中并收到获得挑战任务成功的喜悦。升级的快乐促使大学生不断打开淘宝按部就班挑战规则,参与这场资本营造的“狂欢”。

(三) 步步为营:景观虚拟场域里的“仿真”社会

伴随着网络景观积聚,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表征。德波对于景观的不断扩张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景观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一个伪真实的语境和场景。德波揭示“景观生产的主要领域是与人的感官直接相关的主观构境和生活场景”^[5],人们在网络景观中获得了实体社会所提供的自我强化与社会联结的内容,这样

的虚拟社交蒙蔽甚至代替了实体社交,这样的网络“仿真”社会让缺乏一定判断与理性的的大学生堕入其中。

一方面,网络伪景观是大学生自我强化的需求。大学生自我认同是对个体身份、价值、意义的发现与肯定。如果缺乏对于自我“完整”的价值认同,会出现“悲观主义的上升”“人生方向的朦胧和信念归属的迷茫”等自我建构的问题和困境。一般来讲,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常由自我价值确证和他者世界承认组成。在网络互动中,动辄百万的点赞和数以千计的评论附加于内容之上,使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产生强烈的身份归属与认同感。在这之中,大学生自身价值得以确证。再者,不同视频的红心点赞和评论区,均有着不同程度的观点趋同和态度一致,当受众个体的行为、态度、理念、观点和他人一致时,就会产生“没有错”的安全感和趋同,在趋同之下个体也获得来自“他者世界承认”。另一方面,伪场景满足了大学生获得社会联结的需求。在网络社交中,抖视频、刷直播促进了社交二次延伸的用户黏性“伪交往”景观。大学生在网络场景中是观众也是参与者,各种脑洞大开、自带笑点的评论与二次延伸,这些评论在博君一笑时也引起强烈共鸣,这就带来了视频交流的社交二次延伸。同视角的网络围观、相同的笑点共鸣、众神狂欢的社交互动,这样愉悦的“伪交往”刷屏体验在带来社会的肯定时,无疑也是转瞬即逝的,这样反复寻求肯定的欲望,推动着一次又一次的“刷屏行为”。在这样的场景里,社会联结与来自网络社交个人自我价值的确证,成了大学生刷屏停不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大学生群体也因其被群体接纳与关注的需要在屏幕中得到满足,便两耳不闻窗外事。

(四) 欲罢不能:算法推荐下信息茧房的暴风吸入

刷屏之所以让大学生欲罢不能、迷失不已,除了内容新奇、幽默风趣所带来的超强观感景观和视觉的快感,更得益于资本操纵下算法精准推荐机制。根据人工智能和机器算法,平台对于用户主体的兴趣特征和社交图谱等进行深度分析与建构,从而得到用户的精准高效匹配,实现“一对一”的个性化服务。从以往的“人找信息”转变为“信息找人”,用户一旦上线,就收到一份“你最懂我”的惊喜,受众在享受“量身定制”的同时,也被这种算法推荐方式所操控。在最大限度迎合受众的同时,也无形中使用户成瘾迷失欲罢不能。推送算法像一剂麻醉剂,受众越是喜欢娱乐搞笑、感官享受的内容,它越是不断推送,受众获得的快感也就越强,对手机刷

屏依赖程度也就越深,可谓是“精神鸦片”。在刷屏享受虚妄精神愉悦时,沉浸其中仿佛身边的世界不复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德波明确指出,景观的本质是拒斥对话,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无形钳制,手机中的景观画中之物是不容争辩的,在景观中一段又一段的强制性的独白,在这场只有强迫压制的影像布展迷入中,我们无法来一番批判性的审视,只能选择单向度的默从。德波在书中极其强调景观的意识形态作用,他认为景观“通过肯定的表象,将人们锚定于资本家在生产和消费中‘选择’”^[8],景观以可见的影像操纵着世界,“让人变成了景观的看客和想象者”^[10],人们在“享受”景观和对景观生活方式的无意识顺从中,直接肯定着背后的现存价值观。于是,在算法推荐信息茧房的风暴中,媒介景观像一个无尽的黑洞吸附受众,吞噬人们的双眼、身体和精神灵魂,欲罢不能。

三、景观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刷屏入迷”的现实危害

“刷屏入迷”是指过度沉迷于使用“电子刷屏产品”而“欲罢不能”的现象,这种现象短期内满足受众享受刷屏快感的同时,潜移默化中也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刷屏狂欢下束缚大学生正确价值理念的形成

市场经济助推“景观”市场文化,在新型资本形态泛滥的网络空间,无度的刷屏行为给大学生正确价值理念的确立带来威胁。其一,景观狂欢下遮蔽了大学生正确价值评价与追求。价值评价“是主体对客体是否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和满足程度、客体于人是否有用或无用、有利或有害、是善是恶、是美是丑等等的估量和评定”^[11]。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本应涵盖真、善、美的考量,而实然景观刷屏中,人们的价值评价会出现偏差。一方面,在资本制造的网络景观中,文化产品不再承认道德性、思想性以及事物的深度价值及其涵盖的意义。景观刷屏中,受众群体也将客体对于自身能否带来精神愉悦与感官快乐作为事物价值评价的重要标准,很少去关注客体的真假、善恶和美丑。另一方面,在信息庞杂和价值混乱的网络空间,活跃着一批带给网民欢乐受到万千粉丝追捧的网络红人,在网络泛娱乐化的狂潮里,“所有是非、善恶、义利、荣辱、低劣之间的界限都变得模糊,青年群体陷入被泛娱乐化制造的虚拟符号和景观世界之中,仅剩下‘广场狂欢’式的肤浅快乐与‘表征紊乱’”^[12],在价值扭曲的刷屏入迷中,不可避免地模糊了大学生对真假、善恶、

美丑的价值考量。

其二,景观狂欢致使大学生道德滑坡。纵观之下,网络中的网络游戏、影视偶像等多样的议题设置一定程度上繁荣了网络文化市场,在促进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下,不可否认,景观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运作过程也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大学生的主流道德观念,带来道德滑坡等不良恶果。如资本秉性操纵下的景观潜移默化中造成资本越界致使“道德异化”倾向。具体而言,网络大IP在媒介中为了追求利益而实施道德行为,这种行为看似在做着利他善事,实则是道德标榜下的伪善利己,而这种行为是对人类崇高道德的世俗化,甚至会造成大学生主体人格的虚伪化。如在手机刷屏中,不乏看到一些网红精心设计的故事情节,通过摆拍关怀弱势群体的短视频,故事情节潸然泪下令人动容,而这样的行为在无形中,道德为“资本”所异化,在潜移默化中给大学生表现出道德冷漠感,带来不良影响。

(二) 刷屏“愚乐”中消解当代大学生的价值信仰

刷屏上瘾致使大学生对网络景观有着天然的认可度,对网络中那些“奇特景观”的追逐将销蚀青年的价值信仰。其一,景观“愚乐”窒息大学生的精神动力。“所谓精神动力,就是思想、理论、理想、信念、道德、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对人从事的一切活动及社会发展产生的精神推动力量”^[11]。对于大学生来说,精神动力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而“刷屏上瘾”作为“单向度”思维方式的行为,将会造成当代大学生精神动力荒芜。景观“愚乐”中,大学生深陷于“即时的享乐”和“物欲的满足”,滋生个人主义,追求网络幻化的虚假梦境成为青年奋斗的自我价值追求“主动力”,而对国家和社会的崇高使命感则成为青年人奋斗和追求的“次动力”和“附加动力”,从而造成大学生精神世界逐渐荒芜,杂草丛生。

其二,景观“愚乐”消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在“刷屏上瘾”中极易沉浸于在现实社会难以实现而在网络景观中轻而易举地达到的“虚假世界”。以大学生对网络直播上瘾为例,更多大学生将成为一名网络主播作为自己的职业选择,将“涨粉”“博关注”作为衡量成功的不二标准。“敬业”常指一个人在工作中对于职业道德的遵守,而不以资本运作和获利多少为标准。不可否认,这种景观主导下的思维方式,人们的敬业观包括“大学生的奋斗态度认知、奋斗目标定位、奋斗价值标准存在着异化倾向”^[12]。一定程度上也将致使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敬业”存在曲解。伴随着新

媒体技术的变革,景观的运作方式渗透到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本巨头在文化产业市场跑马圈地,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和提升大学生价值认同并非是其最终目的旨归,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消融。

(三) 景观魅惑下致使大学生习惯浅表思考

网络景观的建构不仅牵引着大学生“看什么”,而且还通过烘托视听氛围、凝聚画面焦点点和增设情节转折点等对信息展开编码和意义重构,使大学生被置于“编辑”过的场景之内,看到的是用技术、声音、色彩等“再塑”过后的世界。由此,场景魅惑形成了视觉文化的强制权,而景观的变迁、转换和消失意味着思想规训的结束。在此之下,其一,景观魅惑下大学生拒斥事物意义思考,批判意识和理性思维日渐弱化。研究表明,人们在影像中获得的信息是十分有限的,“51%的观众在看完一个电视新闻节目几分钟之后无法回忆起其中的任何一则新闻”^[15]。景观刷屏中,视觉和意义之间逐渐分离,视觉的易得拒斥着文本、逻辑的意义追问,在刷屏面前,受众在影像景观衍生出的思索常常在图像的切换中被中断,受众不必承受思考、历史等厚重的解码压力,只需单纯地享受视觉冲击和感官快乐。在带来视觉的冲击中,也与此同时遮蔽了视觉之外的思考与批判。大学生本身也在景观刷屏中沉浸于“娱乐乌托邦”,在感性认知、表层娱乐和视觉狂欢下迷失在空洞、碎片的虚拟网络空间中。

其二,碎片图景下消解了大学生对事物的整体把握与深度认知。网络景观为了迎合大众吸引力,必须足够短小凝练,拒斥冗杂,这也使得它难以承载和呈现系统、完整且有深度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大学生对事物深层本质及真理的遗忘和削平,难以将残缺的意义整合并发现其整体认知和本质性联系,进而失去建立一种完整的认知图景和系统知识体系的能力。当代大学生在短时间内收集信息并非难事,但是每一项内容都如过眼烟云,转瞬即逝,常常来不及深思便被新的网页所转移,这种对信息浮光掠影的浅浏览、泛阅读,让大学生思维仅仅停留在浅层信息的低级解码,消解了大脑对信息的深度加工。而这种思维方式,久而久之正逐步让大学生思维破碎,肤浅思考、欠缺理性,在纷乱中随波逐流,人云亦云。

四、景观理论视域下大学生“刷屏入迷”的化解对策

在德波看来,“在‘景观社会中’,景观创造了一

种‘伪真实’,这就是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构筑起的一个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的‘伪世界’,人们必须从中解放出来”^[2]。网络景观虽是资本逐利不断壮大的“附加题”,但不是低俗文化的代名词,也不应是污文化汇集的视觉拼盘,我们应理性对待。在网络媒体带给大学生诸多便捷的同时,我们也应警惕“刷屏入迷”带来的危害。因此,我们试图从多种维度对大学生“刷屏入迷”现象进行引导与化解。

(一) 培养大学生审辨思维能力,明晰景观刷屏本质

刷屏行为作为一种技术的文化现象,在导致人异化的同时,也存在其独特的时代价值,关键在于扬弃资本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16]。对于高校大学生的培养,必须加强高校思政课的教育引导作用,这对于大学生厘清刷屏价值,引导大学生克服“刷屏入迷”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运用思政课中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唯物观、实践观,帮助大学生认清“成瘾工业”与“资本逻辑”。其一,认清“成瘾工业”的现状与目标。伴随着现代性和科技快速更新换代的弥漫,“成瘾工业”在诸多行业“遍地开花”,“迷惑性”和“潜隐性”强且目标明确,试图通过多元的产品、服务等带来的愉悦体验,将受众驯化成“现金奶牛”。其二,了解景观刷屏入迷的多元进路。资本试图通过层层递进的上瘾“苗头”植入受众内心,以达资本逐利之旨归。运用思政课引导大学生了解“刷屏”上瘾的原因与危害,深度透析“景观”的多重样态,把握其走向、动态和手法,深谙其目的、旨归及危害,才能以警惕之心与底线思维,多维从容地应对多样“景观”,避免陷入“屏迷”沼泽。

另一方面,运用思政课中的资本积累、异化等理论培育审辨的思维模式,促使大学生厘清刷屏行为。深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难发现,刷屏异化所呈现的具体异化现象囊括了多重维度,如人的身心异化、网络异化以及信息异化等多重新异化形式。我们无从逃离无所不在的景观,如何在景观的笼罩下保持定力是重要任务。当代资本操纵的多样景观本质上是资本获取更多利润的工具,在思政课中识别资本家“请君入瓮”的伎俩,运用理性、多元辩证思维摆脱异化的力量,在防范刷屏异化中确立对于世界的正确看法,形成思考和行为的良好习惯,避免被景观奴役地活着,呈现出真实自我。

(二) 引导大学生澄明刷屏价值,重塑受众主体地位

在明晰刷屏入迷工业的基础上,我们应该认识

到,刷屏作为一种技术的文化现象,在导致人异化的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扬长避短,合理使用。于是,厘清刷屏价值,重塑人的主体地位,在扬弃资本逻辑的同时,真正关心人本身的幸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方面,高扬主体地位,加强主体性建设。国际知名阅读研究专家理德·C·安德森认为,人们在面对不同的媒介时究竟是在思想、在娱乐、还是在获取新知,是崇尚智慧与高雅、还是陷入低俗泥淖,主要取决该受众是否是有主体意识的人。在媒介发达、信息丰富多元的时代,人们极易迷失在自由的丛林中。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在其著作《数字化生存》中指出:“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17]。没有执照,许多人失去道德与法律的“枷锁”与敬畏,在网络场域里“横冲直撞”,在无度刷屏迷失下,也失去了“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的现实考量与指引。长久为之,成为毫无深度和厚度的无意义的人。作为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来,大学生本人应该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意识,关注国内外发展大势,关注时政热点,关注科学发展,利用宝贵的时间增进才能,锤炼意志,心怀远志,磨炼独立人格和高尚精神追求,避免陷入真假难辨,虚实结合的网络泡沫中。

另一方面,耦合虚实媒介,提升媒介大学生媒介素养。大学生对于网络景观的刷屏入迷产生思维逻辑简单化,价值判断扭曲化等多重危害。网络景观中的图片、视频、表情包、搞笑段子等使大学生获得“愉悦”感,他们自认为自己所见不虚。但是,不可否认,人们看到的是网络“意见领袖”想让我们看到的,但实际上,或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一场筹划许久的表演。而大学生如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极易被表象所蒙蔽,陷入“繁华景观”无法自拔。“对于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的环境,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可以看到,报道现实环境的新闻传递给我们的时间有时快,有时慢;但是,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当作现实环境本身”^[18]。故此,我们需要结合实际,在迎合时代步伐的同时,更应培养大学生网络逻辑思维,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提升自身甄别信息真伪的能力,不盲目追捧,不随意认同,在适度网络刷屏中,做一株“会思想的芦苇”。

(三) 引领大学生超越屏幕框架,构建现实本真生活

人若是拘泥于技术,就会陷入“假亦真时真亦

假”的虚拟境地,弱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碎片化思维认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步沉沦于屏幕所构建的“信息数字框架”,屏幕展现出深度的隐蔽性,以至于大学生深陷屏幕“温煮”而不自知,以致脱离现实本真生活。

一方面,管理刷屏限度,增进大学生自控与自律意识。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直接的道德评价难以开展,外在的道德约束力被消解。由此,加强网络社会中个人的道德自律就显得更加重要。中国人自古就有“慎独”“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道德自律的修身方法,这样的品质能使受众在远离人群独处时仍能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庄子曾说:“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外篇·山木》)。无论何时,科技都是服务于人的手段而非目的。与技术保持适度的距离和定时的审视,是避免被技术异化反噬的最佳途径。这里,开发相关APP以屏幕软件约束个体行为,对于手机APP的使用时间、下载权限、选择访问限制等方面进行控制,从而实现技术上对于“刷屏”行为的“硬约束”,加强大学生自律性管理。

另一方面,把握刷屏尺度,保持线上线下生活节奏的弹性和张力。要摆脱刷屏上瘾,应引导大学生把握好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线上线下的节奏、平衡与弹性,使其超越虚拟与现实的局域,关注自然生活,欣赏外部世界,以突破技术建构的屏幕“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大学生应“勤学、修德、明辨、笃实”^[19],厚植理想信念养成的实践基础。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也从本专科思政课的专门学分设置提升了实践育人的重视程度。因此,大学生要回归本真生活,在实践锻炼中将所学理论应用于实际,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在社会实践中进一步磨炼意志,增长才干,回归本真生活,回归真实自我。并在实践中加强人际交往与对话,从多维度审视与认识自己,对生活世界和现实自我多些反思与扬弃,并回答终极价值问题,即“活着是为了什么”“我应该怎样生活”,在回答中,进一步深化为探索自我、追求人生意义、充盈人生的认知。在此过程中,“时间宝贵”“珍惜当下”的概念比日常更加明晰,超越刷屏上瘾框架,实现个体自身意志对于刷屏行为的“软约束”,成就理想人生。

(下转第128页)

式”教学所应关注的问题。经过“英美文学”课程一学期课前预看相关视频,课中进行学生自主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实践,从中领会与学到了课程教学中的经验与不足之处。学生的感悟与问卷调查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看作是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一种反应,或多或少也能从中窥视出我校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对“混合式教学”的一种认识,而这种认

识与教师实践中的经验结合起来或许能成为“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的一个推手,为提高教学效果与质量提供一个参考,这是相互的,辩证的。但由于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实践中,学生与教师都存在着对该教学模式的成效具有了选择性的重构思维,因此,为建立且形成一个合理、适当、高效且满足于学生获得感的“混合式教学”提出了要求。

参考文献:

- [1] 冯丽娜.混合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英语教学效果对比研究[J].海外英语,2019(10):76.
- [2] 佚名.混合式教学[EB/OL].[2020-12-09].<https://baike.so.com/doc/3565468-3749613.html>.
- [3] 程爱民,徐劲,柯可,等.关于我国高校英美文学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J].外语研究,2002(1).
- [4] 林曙梅.教学新目标下英美文学混合教育模式创新[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42(S2):155-158.
- [5] 张琪.独立院校大学英语混合式教学模式下对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J].智库时代,2019(51):261-262.
- [6] 张晓平.“新文科”视野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反思、创新研究及实践[J].牡丹江大学学报,2020,29(8):106-110.

(上接第 123 页)

参考文献:

- [1] 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3.
- [2] 张涵.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评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26-131.
- [3] 谢铃莉,季雨楠,李晨阳,等.大学生“低头族”现状及与社会适应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9,27(2):256-260.
- [4] 倪慕媛.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学生手机使用、注意力、焦虑的影响[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20.
- [5] 张一兵.居伊·德波.景观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线索[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4):103-111.
- [6] 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4.
-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4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0-09-29].
<http://cnmic.cn/gwym/xwzx/rdxw/202009/W020200929343125745019>.
- [8] 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45-76.
- [9] 李晓,程琪.消费者群体身份认同度、群体独特性对文化定位广告评价的影响研究[J].消费经济,2016,32(5):43-47+81.
- [10] 仰海峰.德波与景观社会批判[J].哲学研究.2008(10).
- [11] 林永鸿.论价值评价的基本原则[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41-44.
- [12] 卜建华,徐凤娟.网络社会青年信仰泛娱乐化庸俗化风险的“文化景观”与破解策略[J].中国青年研究,2020(1):33-40.
- [13] 骆郁廷.精神动力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16.
- [14] 李红革,戴开成.大学生奋斗观异化倾向及引导策略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20(10):142-146.
- [15] 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81.
- [16]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
- [17]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05.
- [18] 李普曼.舆论学[M].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
-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78.